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七

藝文十三

碑記

明孫繼臯重脩黃叔度祠碑記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

某君以職事薦蘋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流化一方不若苟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肯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桁楊齒刀鋸其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咨嘆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掾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厦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一

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隱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苟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鑒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鄙吝叔度之長豈真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遭時得志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鱗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陰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辦之而言論風旨又一無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巖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父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彛攷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度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為是舉也趙南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唐元紫芝先生祠碑記

夫人生者治亂之始也天地者人生之始也太古者





天地之始也混成者太古之始也世長若太古之時則道存人長若未形之時則德貞試語其象無思慮無設備不羨堯禹不悅仁義溷溷焉而至清墨墨焉而至明于于焉而至貞之人也之德也形爲贅生爲暫太塊爲玩矧區區聲色臭味簪紱田舍妾御之奉乎哉彼尚不知其可遠然此又其象也可以觀精吾未見其人近代有紫芝先生焉先生貌不飾儀進不期顯居不爲家交不斥愚以什爲隱以身爲寄以山水爲娛世之人高其行不知其非矯也樂其曩不知其所舍也故就羈之盜可解而遊爲約而不相詐帝者之崇欲以聲伎自娛一位賤尚藁之小臣挂之不怒乃振其德心此所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者邪假令先生邁淳曜之代作師九五疑神吐蘇必能豐百穀而養萬物即其懶者純白介石之行亦足植表人倫章好濇俗遭時道喪困于下位竟其肥遯使不知者以爲病于迂惜哉先生之墓在陸渾山下萬曆間李于田氏爲嵩縣令于墓前建祠祀先生屬記于趙子趙子曰古有稱貞人者若先生者非乎其精不搖其神不撓此玄玄之道而久視之術也乃有墓何吾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二

聞皇帝鼎成龍迎去亦有墓蓋示民終實解體云陸渾近嵩山固仙者窟宅第非其人不見于田天骨瑰竒文采神異非塵瑓中物昔蓋公見曹參言治道漢九州以寧于田之設虛室聚精禋就陸渾山先生平時所目佳勝殆有意乎殆有意乎余乃爲歌祀先生因以招之其詞曰君胡爲兮山中紛草樹兮葱蘢靈妃俱兮鼓瑟與王喬兮相從驂旬始兮駕青螭吸沆瀣兮芋五芝伴鸞鷲兮通誠君不行兮勞思風濶濶兮白雲舉悵吾望兮繼以雨蘭房兮桂室荷之蓋兮荃之壁媵情固兮無九門中悔遁兮何咫尺雲霞兮蒸蒸芳草兮叢生望夫君兮不來聊逍遙兮采蕪

耿裕盧氏

縣儒學碑記

學校治之本也我太祖高皇帝於建國之初卽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列聖

相承益隆文教故今天下無地無學具官於是者苟稍通詩書知大體罔弗以興學爲念况自學校出而世所謂賢者乎盧氏縣固有學明倫堂僻在廟後廟之左諸生之廬舍在焉而文昌祠及庫庖庖溷則在堂之右成化庚寅沈侯以監察御史調知縣事謂規制不倫敝且日甚不足以興風教成



人材乃謀於僚佐遷祠庫等屋於隙地而併新所  
易民居撤而充拓之得巨基焉于其上構堂凡五  
楹東西爲兩齋聯以號房各十楹堂北爲會饌之  
室夾以庖溜堂之南爲儀門其前則通衢也於是  
左廟右學規制翼翼士咸相與賀曰奠方定位稱  
厥所宜侯嘉惠我後學之心至矣未幾侯卽世而  
崔侯實繼其任又以其所未備者爲心丙申廣學  
門爲三楹增廬舍十有六復加修葺百度惟新學  
於是益甚備矣然則二侯其殆所謂賢者乎頃予  
省祭歸教諭周君瑄訓導魏君濟劉君賢率諸生  
揖而進曰兩侯之績偉矣執事幸紀其成于石庶  
來世有徵而游歌于斯者亦知所勉也予邑人也  
不敢辭乃爲之言曰爲政之道莫先於長風教育  
人材也然或因仍苟且則不足以歆動向業者之  
心豈不辜朝廷養賢圖治之意哉沈侯卜吉相度  
更置有方崔侯又能增而修葺之韓子有云莫爲  
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弗傳兩侯之謂也  
非賢而能之乎雖然興學有司事也爾諸君居此  
高明亢爽之地豈徒快心目怡神志而已哉蓋必  
卽事事而爲其所當爲者則善矣當爲者何三緇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五常之道是也是道載在六經昭如日星學者當  
究觀體驗以明諸心以見于行推而至於威儀文  
辭舉無愆忒則材成矣自茲舉于鄉貢於王廷上  
所任使而盡心焉俾國家收養賢之效而賢者獲  
有用之名則一邑之人觀感歆嚮而父詔其子兄  
誨其弟舉欲如是而耻乎不及則風教日益淳美  
教化興賢才盛豈惟不負聖天子作養致治之意  
而兩侯興葺之意亦庶幾其不負哉沈侯名源字  
澄之漳州人崔侯名俊字世英陽曲人文學行業  
相爲伯仲故人亦

許論陝州儒學碑記

陝召公分治之地名

郡也舊有廟學規制宏敞祖宗文德之盛可以想  
見歲久頽敝廟之門廡傾欹黝昧廡舍盡鞠爲園  
蔬陝之人士憂焉嘉靖間聖天子大興文治旣以  
正先師之號尋復建敬一亭於學令下有司罔不  
順風載悅江津錢君舉遠教茲土念惟宮牆涼蕪  
無以仰副九重作新之意乃以狀白於巡按御史  
蔡公謂不可不重修旣得請顧蒞事者率多遷代  
竟淹歲月歲丙申隴西閻公奉命來守陝公旣以



廉勤明敏之業自勵翼矣陝之人亦欣然奔走政令之不暇乃始申舉其事而以吏目楊世傑董其役經址掄材鳩工任力綜理甚密門之腐朽者完而丹青之廡之傾漏者撤而葺新之廡之蕪沒者構而輪奐之始於四月癸巳而訖事於九月戊戌用無侈財工無遺美俎豆有嚴弦歌乃聞學之師生游而樂焉相與歌曰瞻彼宮墻既傾而成之聆彼弦誦既息而鳴之孰爲作之太守之遺孰其法之太守是師羣材初祀允迪在茲以薪以糶邦家之基我歌於達道人聽之天王聖明恩光遠而於是錢君偕訓導柳君楷徐君秀率其徒凡百人因請刻石表諸廟門之下夫文翁興學蜀化乃行范甯崇儒彌光晉業此皆照耀史冊流譽無窮者也顧茲建立克弘敬敷之功有俾文明之治可無紀述以示將來爰具始末勒之貞珉用比其棠之義文質事核後世或足徵矣閩公名俸字允廉太保公仲子盛德宏

陳繼儒漢太尉陳公廟碑記

汝南有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四

扶忠賢之轍滌腐餘之腥計延炎鼎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陳子其爲我記陳子嘆曰甚矣潘大夫治蔡之整暇也今天下叢祀野廟襟出于山崖水隈之間刑羊豕斟酒漿土齋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庀一楹享一升者鄉氓不足責責在守土吏而潘大夫治蔡有異政暇讀異書因以采風吊古而有慕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涑水氏謂其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國家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炎漢仲舉得行其志大滑橫璫豈敢與趙夫

人女尚書塗面濁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瓚成璿陽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拷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不廢禁徙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剪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者何也此其間蓋有機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機陰陽反覆殺機者天地猶且懼之何況人



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而董卓曹操袁紹司馬懿之流皆闕然攘臂起矣自此分爲三國裂爲六朝五百年間靡歲不于戈靡歲不介胄擾攘乾坤沸同鼎鑊而殺機實芽于桓靈之末蓋操懿諸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曹節王甫特爲揚灰聚薪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夫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機賢者不亢則戰申屠蟠袁閎潛龍也孫岐張儉楊龍也仲舉之所遭亢龍也身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薦後爲群賢所倚望欲潛顛巧欲傷顛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血戰哉語曰太直若屈余曰不屈乃直又曰大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十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者則太尉何常死也太尉被難後故人鍾令朱震聞而往哭收葬仲舉屍匿其子逸放其陵道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毒楚終不言逸得免逸後與袁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座欲乘帝巡幸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間劫諸常侍以報父讐志雖不遂孝子也震與逸皆宜配饗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跪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潘大夫其以爲何如潘大夫名增紘字昭度浙之烏程人丙辰進士

陳所蘊修開封府城樓碑記

河南行省

治大梁大梁故宋建國地其城卽宋內京城周可二十里而遙蓋藝祖仍周舊無所恢拓神宗朝始更而大之爲四十里則今外土城云外城又傾圮僅存故址內城以甃石故獨完好萬雉雲連屹屹言言望若列帝壯都會也惟是敵樓闕如所從來久吏於茲土者後先得代去置不問未有議及創建者歲萬曆己亥臨川曾公以大中丞節鎮撫兩河建牙其地一日偕藩臬諸大夫行城四顧而嘆曰城以衛國樓以翼城匪直爲觀美也緩急世所時有敵壘在郊惟是守望爲兢兢受兵登陴之士勢不能不踐更餐番休蓐食于是焉在且也晝堪終日暴雨宵堪竟夕蒙霜露乎風雨不時至能任其漂搖淋漓乎矢石之彈射將坦腹而受不一趨避乎不待敵人攻我我業已坐而自困矣卽舍城



十里何爲是當亟議早圖者顧安所得金錢爲營  
度費于時方伯姚大夫進曰明公爲一方計深遠  
不佞敢仰承不腆筦庫所積竒羨若而金計足充  
聚材鳩工用旦夕俟命毋徒爲中奄攫取以歸尾  
閭中丞以大喜過望謀於部使者東明崔公崔公  
良以爲然即日命官董事不踰月告成矣嗟乎大  
梁地四衝東接齊魯南走芒碭淮泗西隣秦晉北  
抵韓趙南界蘄黃襄郢地勢平衍無重岡複嶺爲  
界限四方有變禍未有不中於梁者梁之地勢固  
戰場也方今天下雖陸讐水慄無敢尋曠林之戈  
弄潢池之兵窺左足而先發者庶幾可幸無事顧  
自採金榷稅之令下而四方小民莫必旦夕命迫  
而思動憤而思逞斯亦厝火積薪之日也一旦禍  
變勃發駭而圖之其能及乎齊侯伐魯圍成季孫  
叔孫帥師城郟春秋書之以志譏經國者不能先  
時修備敵人臨境而後議版築嗚呼晚矣茲樓之  
建所謂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懷衣袂者也始事  
于某年月日訖工于某年月日起麗景門直抵人  
和門而止凡若干楹費罔官損後靡農妨驛曉相  
接累恩相望檁桷相仍丹堊相耀如翼如棘斯飛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六

斯革樓旣成大夫相與落之登樓四望太行嵩室  
居然在几案間大河湯湯僅如衣帶城之大觀於  
是乎脩矣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斯臺斯樓城若  
增而崇若埤而厚固先事伐群不逞之謀而預寢  
其匪茹窺伺之志異日者父老子弟櫻城自守時  
計必追頌中丞方伯永賴不朽功當亦必以不佞  
之言爲

蕭良有重修比干廟碑記

余讀史至殷少師比干死事而

惻然悲之也夫仁固有不必要以殺身成節固有不  
必以殉生著者惟其心焉止耳必以殺身成仁殉  
生著節也若比干者可悲哉李氏子之說曰微子  
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而蘓明允  
亦云儀秦者有其術無其心比干者有其心無其  
術甚哉其說之憖也此說行世乃有以私心疑干  
者曰微箕不均貴戚乎可以去則去可以奴則奴  
計不出此而輕以片言觸禍無益人國祇貽其主  
以殺直臣之名過矣惡是何言也是何言也此又  
與於偷生惜死爲人臣而懷二心之甚者也夫臣  
同也而疏戚殊爵同也而委任殊時同也而彼此  
先後殊可執一校邪殷德且衰獨夫正稔情關休



戚身繫安危當是時所恃者獨三子耳微而去以  
慮宗社箕而奴以圖後功干不以此時極諫而安  
所慮且圖哉諫干職也亦干意也諫而死非干所  
知也及其怒出不測禍成剖心于以爲吾得死所  
然猶覲夫天未厭殷紂或悔禍幡然而悟悟而改  
蓋愆增美吾且含笑九泉一死庸傷乎即不然昌  
言論列慷慨就義庶幾哉有面目見六七君地下  
故夫比干之心所以異於人者非七竅之異異乎  
偷生異乎惜死異乎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古之  
鬻拳是已有貽其君殺直臣之名者洩治是已干  
若是班乎嗟嗟宇宙萬形斯湏磨滅所恃以蔽天  
壤貫日星愈久而彌章者獨此爲子死孝爲臣死  
忠一念耳比干以前仗節死義之士靡得而記云  
干而後彰彰較著若屈左徒死楚伍相國死吳岳  
將軍文丞相死宋于肅愍楊忠愍死昭代雖其遇  
闇遭謬抗疏任事不必同其心可以蔽天壤貫日  
星一也而余周覽寓內諸君子紛楡故里率有祠  
黜墜爽塏歲時瞻拜烈氣凜凜如生表義槩於九  
泉示芳規於百世而干墓在衛輝滏汲縣距縣署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四十七

七

廿里而近其廟貌獨荒頽不可目蓋自魏孝文筆  
之唐太宗新之我國家正統弘治嘉靖間再葺之  
今且百年毋乃世代遼遠未遑興廢守土之臣庸  
得辭其責乎萬曆四年太守潞安暴君取前後詞  
人文藝哀刻成編名曰精忠錄用意斯以勤矣後  
十年而太守紹興周君睹廟址嘆曰譬則世族然  
環堵蕭蕭不蔽風雨則何以文獻爲而又會歲大  
稔道殣相望君又慨然思曰興營役以揀荒古之  
人非歟於是請於當道亟下令伐材木儲甃石危  
經費計備直民謹趨惟恐後是歲饑而不害夫干  
也不能以其言悟闇主而數千載之後猶能以其  
靈活瓊尾小民於萬一不亦愉快哉君子謂周君  
此舉可以觀政矣廟之中爲殿爲門爲廊爲齋堂  
者若干楹一撤而新之內外周垣以丈計者七百  
悉易土以石費取諸歲餘祭銀并捐助者經始於  
乙酉之春落成於丁亥之秋周君名思宸別號敬  
吾浙之餘姚世家舉隆慶辛未進士沈鯉歸德府  
餘各回事有勞者具在碑陰不具書

學重修碑記

歸德故宋也宋自昔以愚稱天下如  
所謂守株待兔襲石爲王皆是也謂



為愚信哉即或有寓言無當事不盡核者意亦彷彿其近似為之名而信尚顯蒙與其人涇涇渾渾之狀亦大畧可睹也當時之愚而笑之也其病乎及讀列國史記則固為宋俗近古而多其有溫中篤厚君子者此又何以說也輓近以來人習巧慧尚紛華蓋有競而逐鹿也不聞守株待兔也有飾積銜珠也不聞燕石什襲也昔之涇涇渾渾溫中篤厚不可見而俗益寢窳不足觀矣我知之矣蓋道俗貴樸而忌雕貴白而忌染也彼有生而煌煌者上知也次致誠以求明次雖愚而不知其故而惟巧慧紛華者始雕而染焉而下矣乃世俗則因以為知沾沾也非君子所貴也君子不得其上也以思其次不得其次也則與其知也寧愚愚雖不可以躋乎上知而抱樸守白不失其故猶然赤子矣嗚呼使人人可為赤子也其不一赫胥大庭之世而天下無事愚亦奚不可者而笑且病之故曰古之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允哉斯言是在人者風之矣風之自為士始矣祠部大夫鄒公之守吾宋也蓋雅識此意思一挽習俗之弊也而篤古以為諸士倡矣又暗學宮不

修也而鼎新以居士蓋曰士不見異物而遷焉則其業精專而士習可興俗化可幾而理矣懿哉乎鄒公諸所為上知顛如此惟士亦何以承公此意哉夫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貴稱也然非以尋飾也蓋學宮敝則危舊以為新士習敝則反新而之舊其事同而其所繇殊路也諸君子誠有意彈冠振衣乎蓋上知無論其次則吾願復古之愚也不願有今之愚也不願有今之知也寧守株無獲也無競而得鹿也寧握石為固也無飾積售欺也寧涇涇渾渾而蒙世姍笑無巧慧焚華而沾沾自喜也何以故則抱樸守白不失吾所為赤子者也夫士而至于不失其所為赤子則固於學也無獵譽於言也無卮詞於行也無飾貌於人無瓦合於利無攫取于患無計避而仕無速化其處也鶉居而藪食其出也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無所如而不愚人者而後誠可明俗亦可化久之且浸尋生知而隣之而向之涇涇渾渾者乃所繇適道善俗之路也奚溫中篤厚云爾也故曰愚亦奚不可也而病且笑

呂維祺創修磚城碑記

吾邑小如黑子著面而在春秋



爲王城在漢爲東垣以形勝則漢關巋然紫氣拂  
鬱八陡橫其左都山拱其右青要荆紫諸峯列峙  
于後昔稱重地有由然哉地重而或輕之則亦執  
于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夫地利之與人和交相重  
也昔顏魯公守平原增城浚隍人或迂之卒以恢  
復唐業爲八十郡先或曰方今天子一統無外安  
用一丸泥封函谷而王公設險易何諄諄耶吾邑  
爲洛上游城廣不越三里高不出三仞耳以土爲  
之市兒出入若通衢往時數有修葺葺輒圯民疲  
于奔命督修者且以爲奇貨可居也萬曆乙卯之  
秋製吾邑錦者爲王節王公公下車初仰視雉堞  
環觀睥睨即慨然曰嘻晉陽保障安在哉顧以歲  
之不易民生之不育未易卒舉也越三年稍稍告  
稔物力漸裕所節省捐俸凡若干可以卒城工之  
半遂慨然鳩工庀材陶磚鑿石身董其事寒暑不  
輟經始于四十六年四月迄今年秋功成北至超  
雲門東抵奎峯總計高二丈五尺長二百四十丈  
是役計費不貲皆公自捐省不煩公不累民公之  
惠于吾邑者侈矣予東遊方以量移啓事暫依子  
舍不敢問戶外事自惟坐斗園彈琴讀書嘗試登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九

高四望則山川之凝抱形勢之凌聳壯哉重地猶  
昔而孤城雄視萬葉爭高若相與錯映環合也詩  
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昔季武子有嘉樹晉大夫  
韓宣子來聘譽之武子曰願封殖此樹以無忘其  
棠是城之成我公之其業也我邑人願封殖此城  
以無忘公傳曰預備不虞軍之善政也而魯隱公  
之于邊吏亦曰慎守其土而備不虞公之微意蓋  
寓于此且公來蒞吾邑凡四春秋蝗十之四旱十  
之六公畢力撫之民不知歲惟時驛政疲累邑人  
重苦之富者貧貧者逃予與二三士紳議所以拯  
之而公力破旁撓之議以救此一方赤子且欣然  
欲發棠救饑停徵甦苦公于地利人和蓋兼之矣  
適予北發有日若邑弟子孟君化鯨張君君德劉  
君定國等皆沐君之德化也者公加意百姓而德  
化首及士故士皆感公之德化思所以效之也適  
與茲役會于是訪予微記且曰公之于茲役也增  
修城守以明有備捐省俸金以明不貪不動民夫  
以明不擾一勞永逸以明節儉因荒營造以明救  
饑一舉而五善備子其一言記之以明邑人之思  
公比于周人之思召伯也因予戒裝不遑從事及



盟津阻凍方克鶴草起而視河嘆曰暗河洛而思  
禹功邑人之于公亦猶是也非獨此也且以勸後  
之尹吾邑者公諱鉉字君貫王節乃其別號是為  
江右之吉水人登丁酉賢書為政于茲邑凡所興  
革動有繩度尚氣節軫民

### 文翔鳳汝州文廟碑記

告其棠之遺茲不悉述  
天地中神州之九九又中三川維玄扈歸崑虛之  
瀆為圖書之淵地維陽惟皇王之里其叶天太微  
地太室汝天息歸胎簪之瀆為雲山之隩地維陰  
惟京師之輔其叶天少微地少室肆汝維其匹風  
周南稱墳遵之以孔邇方河陵雅釋水稱瀆入之  
以旁出方江沱賦枚發稱海望之以景彛方冥閭  
天宛十二經之內觀厥配賢重黎十二辰之野占  
厥分枵决注則禹績猷局之痕跡壁也光被則文  
化條枚之肆掬隰也惟皇於疆列刺大州鷹入率  
而九盼百四邑而立會爰有職方之館恒轄軒於  
竣極觀風之亭吸太遂於箕陰於是殿院李子至  
自左蒼梧經紫淵而南河蒞茲方州臨眺其望嵩  
之樓以垂覽廣成之苑謂巡使君曰飛嶽蓮而外  
方戴斗極而空峒紫羅深鑿龍之闕王湯温華清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十

之煙夫非觀文作人之藪與其郁紛輪困之氣蓋  
葱鬱望其乾是可講堂當之已又喟然曰坐大成  
則光庭十月春揖長蘓則峨眉半軌秋儒宗之師  
流澤儼在而士矜之齒興甚楚谷蓋聖廟之幾全  
成之賸是時張紫連珠汁五綿於鶉火歸昌翹羽  
莒七聖於具茨而堯羊之危冠據虎臯而說易南  
州之學鐸滕肘膺力士翻西匿之車茲不足喻遂  
請廟營堂之趾而曰不湏邪許未易嚟九筵而接  
武則堂學奚殊矣圖揆中隼百堵而邈上陶上梓  
容大容小士丁謀氏請出貲堂奉聖其前上處北  
考洛廣袤之曰願學駒孟所班三等百以歸命魯  
洙者也蓋熹廟癸亥造宗邦槩然左周右召之緬  
襟甲子再駟駐以代是用採議飭五材去則疏以  
聞諸上又六年而巡使君楊公暨郡守林推此舉  
始議遷割俸緡百會尊人總秦制取道汝請益貲  
而襄公未幾會勤王入移鎮東垣未底觀成之績  
而修學士吳熊相等猶惓惓未已今天子錄舊起  
前御史田還左台銜憲中巡守至於崧高遂立問  
汝學改作狀再廓蒙而昭發之曰時哉天之假我  
期殿而志邪巡使君戴詢謀同以其守關繼之錢



績循楊君以兩劑之入鈞食梓垢坦其堂左堂雲  
而榮經展大成度以筵建芳馨而廡之度以幾置  
戟其闈門如宴鼎之局三翼兩祠以宦以賢泮衆  
橫思樂其芹櫺星者應門也如牛鼎之局七五雉  
而坊經余之軌者表太和元氣其大道大德之表  
以巋劇驟之五其北經以各道表尊經以當策府  
圖壁又其北則鄴聖其門乘車之个五其敬一之  
亭以講堂其明倫以願學之堂其翼有三表日新  
崇德廣業掖以祭庫其門表道義以大易廟左陝  
之曲以枕參之魁北又曾其岑以文昌之將副教  
署學右有祠報功益特顯之以崇禮諸君子而廟  
學之副則三署厥有師李子曰厥來撓之棟不可  
他俱以爲臨汝書院集諸生其庚以入鈞之劑田  
諸生耦晦百以佐儀邢侍御以諸子功聖學擇言  
碑命文子千里之鎬支子舊汝維游尊天作聖杓  
諸生門人曰聖學兼形家之說將無駢文子曰其  
斷召誥來紹上帝服土中宮土圭正日求地中維  
諸上食灑西間東定中望景楚丘京人夫天地之  
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先王  
以建國制畿玄聖制作定世符人倫之祖文業方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十一

所造命而其弗地奚三靈焉叶矣通天地而人之  
曰儒茲天地其人以兩楹之坐當地央辨方正位  
傲太紫審曲面勢據坤靈省方設教觀文賓駢不  
駢遂史大麓之盤楊子名嗣昌武陵人李子名日  
宣吉水人吳子牲興化人楊子繩武陵人戴則  
東旻嚴陵人魏則公韓黃崗人郡守三林諱一桂  
莆田人關諱引之當塗人錢諱利徵掖縣人邢子  
紹德雜人既鑄以俟求遂之詩拚安禮之士咸興  
詩天父聖師京萬之命帝天元子惟雄聖天一生  
日赤道中繩雄聖夾以飛五風其朋地三生月合  
圭辟璋坤乙不肅雄聖蘓庚天十生星歷歷榆離  
離珠雄聖宅之極與樞地四生辰自歟而婁聖御  
天符於四邽天五生火煙匪煙聖于燧之日車翻  
地六生水其神默契癸聖于查之正浮海天七生  
石骨魯賊剛平剛吐緯經聖珠王而追金地八生  
卡屯蒙廓有家聖爲晁之毛榮華天九生人首盤  
翁茲時雄聖相高穹惟帝左右擎玄濛地十生物  
角龍參虎下抱子張鴻虛龜靈又施聖亦裝裝將  
降理嗟雄聖嗟雄聖萬天京地成貞命梯皇駭地  
先行令辟如鸞噴麟深嶽幽簿嚮宦傳蹕境二百



七十六萬并十九之尾庚申應筆管麒麟天剖正  
坐奠楹間符靈寤天與四時為配聖飯子功高昌  
騶孟復青陽宗朱明述白藏迂玄冥醴泉王燭歲  
功成爰使十日化哲精騫牛九枚遁為丞端木著  
仲雍暑維治象淡垂列歲陽七十二候五風南劍  
結于顏槩解魯子石以降宇世隱亦如鹿解鯛鳴  
半見半筭陽陰似統歸時聖贊陬貞山三千救川  
源之山海之神身身蛇耳乘龍騎畢往從之泗壑  
涓大荒內外多奇詭顯頊之孫帝俊子風雨挾十  
巫崑崙搏四鬼遁出為荀董六學有外史豐隆壘  
復蛻關維化民此弟子如沙塵茫茫未有紀老庖  
曩聖勿其道胎於兩厥中以執此陰陽線申偕生  
成孔父表先天太極懸寄帝太極聖皇極辟如微  
北極日南極以亘天中以周四國我以太微太元  
之胄律天前五十五筭下無端十河九維天先天  
八卦六爻天後天十八萬兆天一冒素王柄之惟  
所造緇黃襍拖宗不肖老屏梵麾天應笑西極尊  
天稟至教教文天游神衢墜下視汝墳垂一窵有  
事儲君方大美遊梁祠碑記 觀風之命攬轡中原  
功旻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大梁明然歎曰此孟軻氏應惠王時之邦也庶幾  
哉仁義之風猶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詳觀也乃  
先之衛睹淇水而興思曰洋洋乎此武公之髦而  
勤學詩人所為賦淇澳也今之衛其有以學問相  
切磨者乎而胡未之間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為  
之更飾其祠宇奕如也及之周南而溯灑澗之流  
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者永黍之嗟久矣  
千載而下有程伯淳兄弟崛起以續孟氏之傳開  
道南之緒而今將安歸也無已于二先生祠加飾  
焉庶其有與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我樸之遺  
教固在何警髦之寥也之蔡而憶蔡仲之命曰邁  
迹誠在我嗟乎謝良佐見其去一矜字焉今亡矣  
夫及之陳之宋則曰羲皇畫卦之跡遐哉邈矣後  
之言易者何紛紛也載考孔子絕糧伐木故處今  
儼然廟貌在焉豈不樹斯文之幟哉顧誰過而問  
之至受而巡歷所及車轍編乎中原之境矣乃還  
而稅駕于大梁焉以語于藩臬諸人夫曰世降道  
微聖賢不作僕散淳澆久矣向予觀于四境猶會  
存而仁義之風益渺矣柰何挽而昭揭之諸大夫



起而應曰觀風設教唯先生職端軌齊物雅先生能僕輩第受成事已耳惟所命之予曰風俗之表倡在士人人士人之興起在教化語云立的以示之標射者期焉設鑪以鼓之鑄頌者化焉樹標莫如崇賢善鑄莫如敬業孟氏仁義之學士人之標的也倘惠微聖賢之靈群弟子而講習之鑪冶之中其有頑金乎爲之奈何僉曰遊梁有祠以祀孟子其規制故隘可撤而新也其學舍未備可創而構也祠修則崇賢有儀館備則敬業有所崇賢以示之標敬業以鼓之鑄不亦可乎予曰善哉乃捐貲三百餘金檄有司鳩工而葺之中爲殿六楹祀孟夫子其上以萬章公孫丑諸弟子配前爲門題曰仁義之門又前爲門曰遊梁祠仍其舊也殿之北建講堂六楹扁曰性善其東西各列號舍十八間以斯處諸生亦既脩矣然供儀之費無從出也于是諸大夫各捐贖羨買地若干頃坐落祥符之某鄉歲收租銀若干貯之理問所支給聽之守道循環報之本院著爲令甲至若督率必簡師儒教育務得英士學術一尊孔孟諸大夫均有師帥之寄不得諉焉吁嗟乎首善之地在省會教化之任在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官司學問之宗在聖賢性善仁義之說因孟氏所以願學孔子而繼伏羲周文之統者也士患舍此弗學耳誠學焉如衛武切磨之功耄而靡勑如兩程子之先識仁以誠敬存之殫上蔡切問近思之力究康節內聖外王之學濟濟彬彬入表率乎鄉里出以楨幹乎邦家俾後之觀風者曰中原古聖神名區今猶昔也倚歟休哉予于諸大夫今日作人之舉不有榮施哉是所望于諸來學者爰書之爲此祠記是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贊其成者方伯易君登瀛袁君奎憲長蔡君逢時大參徐君即登朱君君思明憲副何君大化梅君守和憲僉延君論泊開封府太守馮君盛明董之者郡倅未勒而知事薛國俊效奔

李維楨信陵君祠碑記

太史公曰

吾過大梁之墟求聞其所謂彛門彛門者城之東門也今志稱彛山亦名彛門也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楊州門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生非信陵何以聲施後世迺今俱沒沒也更讀志則濟源之

觀鎮有蕭政廟汝寧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



俠血食而信陵顧缺焉漢高帝英主也其過而  
太牢祀者惟孔子與信陵詎無謂哉魏人尸祝  
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無半菽之奉乎于是相地得  
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間度生時車騎所嘗  
經涉廼爲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祠事無煩有司  
庶幾不以費廢餼羊又虞夫役之人不察猥以爲  
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其訾之也稍擴其行事而  
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也以  
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三君喻春  
申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孟嘗  
既相齊泯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  
於莒身得無爲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  
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有士如毛  
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計馮亭以挑秦禍幾  
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于人數因入成事寧  
獨十九人取譏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客何以明  
其然也邯鄲之圍秦目無趙矣信陵竊符以有魏  
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若獨子歸者  
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  
伐魏目無魏矣信陵以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古

昔敗卣之遺也國異兵兵異師驟而合之大破秦  
軍於外走蒙騫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  
萬不相習之衆一旦得其力爲已死此非客之能  
也其勸魏無親秦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壹壹萬言  
審天下之大勢深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笑客有及  
此者乎藉令魏王早因其計糾合楚趙以助韓則  
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何遽折而入  
于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  
魏重以五國爲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  
還魏而秦用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  
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懟故曰信陵忠臣也以  
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師  
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  
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全其身  
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即  
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陰事始矣早歸  
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即無誅而秦問早行信陵  
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迎信  
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  
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忠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于魏至今趙之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真不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於魏取隊內之兵符如探囊何有於王而終身北面不失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則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問行而魏將代魏之必入秦以自計耳不欲生為秦鹵有託而逃是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客進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人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兩公克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而中丞吳公聞之謂之舉也於祭法合以酌全來助則刑牲醴酒借

邑令蕭重望奉祠入祀而為騷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返葵門兮為偃思公子兮日晚云車駕

兮飾建紛從騎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闕如虎今軍聲敵王愾今秦嬴完耶鄆今金城封函谷今

無人行王安坐今大梁呼萬歲今傳觴功不賞今中流謗瞻王庭今無良哀莫哀今國將亡國亡今

身胥靡為秦俘今孰與魏公子憂生今冒以樂死飲酒今御女疇知我今良苦西方今不可以處雖

五國今非吾與作新宮今故土坎坎蔡毅中產麟今擊鼓蹲蹲今綴舞鬼歸來今栩栩

碑記

今上脩黃虞之業十有三年天地順四時當萬物服體而五穀昌股肱百司濟濟相讓于

時東西南北款塞賓服天子聖神光昭令德衡統紘繩而天下太和蓋比之隆古矣豫土當天地之

中浮光當豫上游帶淮襟汝而人民才賢甲于兩河癸未牛君奉命來令茲土越三年政善時和庶

徵維序有麟產于郊廬身蹄馬尾牛而燦甲麟森信如昌黎所謂麟者是時林木震動雷雨交作火

光燭天觀者如堵事聞于世令君下簿王驗覆之王固世臣子能昌大其事奉而獻之孔子廟廷編

王固世臣子能昌大其事奉而獻之孔子廟廷編



驗諸卿大夫長老家遂告諸神而剝之囊以香草  
光灼灼動麟甲聞乃瘞其骨于邑北三里許畫圖  
以傳欲以聞之當道令君曰無足異毋以聞也亡  
何內臣有自河內還者以圖進中旨責部使諸臣  
無以聞者令君乃疏曰國家以民和年豐為瑞麟  
未足為異也于是部使以令君疏聞會大宗伯如  
令君疏元輔兩臺亦如宗伯疏上始曰俞知無足  
異姑以不常見者欲一見之取其鞞進諸皇太后  
徧視宮闈而畱藏之內府方命下時令君卜日捧  
麟覆以黃幕盛以雲積令君齋宿送之部使御史  
大夫亦齋宿送之宣武將軍暨一王而下百千萬  
人無不送之發門之外凡十日抵京師所過驛傳  
無不焚香送之吁麟之遇顧不奇哉彼其產于牛  
生于民家似細事已耳而昌聞于天子御搔其甲  
而拭其首藏于內府為世靈異史且載之薄海內  
外之屬無不曰中國有聖人而麟生焉吁麟為國  
常有者皆有意焉今天子日與二三元老百辟卿  
士靡不和寧共成雍熙之化麟生而令君曰無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六

異元老諸臣曰無足異天子亦曰無足異上下兢  
業勤修不貴異物如此詎非大順之實哉若以輿  
圖無外異類咸寶八方款塞而曰順之至也麟足  
兆矣測自三代而下鳳凰麒麟間亦有之彼不與  
我事我亦不與彼事此令君聖天子元老諸臣所  
謂無足異者也雖然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  
擊時雨山川出雲則斯麟也寧豈非我國家億萬  
年太平之徵哉令君屬不佞為之記而勒碑焉不  
佞無能異其說而漫談也令君諱應元關中涇陽  
人少神異令光有異政則麟產于郊此又一徵矣

馬之騏瀛海張公墾田德政碑記

嘗攷有周開國

根本將富庶于是乎興禮義于是乎敦伍旅卒兩  
于是乎寓要首重之故茨梁京坻之歌遍起郊圻  
樂樂利利之風蒸民永賴洵哉百代良法所以遵  
守勿替者乎輓近桑田無戴星之駕田畯虛勸課  
之職郎巡方督屯使者歲飛檄郡邑嚴敷實政期  
臻裕國足民之效無柰親民者溺于積習率租上  
人之求為故事安下竊惰又以履畝之務為煩劬  
第憑赫蹠申覆僅同道旁築舍公私兩困又何怪



焉我必侯張公具大學識為真經濟厥蒞泌也魯未及期百度聿新四民口碑嘖嘖有言語文字所未易敷宣者獨其開墾荒田一事瘠已厚民勞已遠民有人所深憚而不肯為者乃其所不避風雨拮据而力致成功者乎泌僻處山陬地多壅沙積石不堪播種卽所餘平原曠野襍穢之夫于耜鮮資半為榛莽荆棘之區甚有田污萊而租稅猶存者嗟嗟小民叩閻天遠代控無人重以三方交訐額外加征十室九空流亡載道良亦苦矣公乃惻然動念曰民脯盡矣漏卮益極吾儒讀節用愛人之書肩父母斯民之任倘或秦越視之寧獨負吾君且負吾學食租衣稅自便身圖亦何顏居蒼赤之上耶况地本生物養人君子小人咸利賴焉茲者國無積財民乏蓋藏則以有欲耕之民無佐耕之需耳特倣漢循吏龔渤海君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故事惟是減儀從却與隸單騎遍歷林墟進父老子弟虛懷詢咨詳審地方利病指示保甲方畧蠹者剔利者興隨備查各鄉荒蕪舊載課額而拋棄者與夫實堪畚鍤而曾未及開墾者共勘確得地三百餘頃公曰地可耕矣若牛俱亡設耕耨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七

籍猶石田也輒自行節儉捐俸百金照市位買孳牛百隻各取里老其結關給開墾之民有匡有牛則力耕不患無資矣一時編戶歡聲雷動無不焚額彼蒼願公立晉三台者自是而逢年乎則熙熙穰穰足追樂利之休風卽非大有則計所收入亦足糊力耕者之口為于耜舉趾之助焉况孳牛之利積十年可獲千犢生生不息殆難窮詰此豈非利民之實政富國之鴻圖乎摠之公家視國子視民真儒實效其得於周人利本之意良深奚啻媿美漢代循良已也公猶念官為傳舍良法美政經歷歲時未有不為猾胥奸民之所侵渙者卽具文中呈撫按監司各存卷案歲經查覆庶幾一日百年無可磨滅公之為慮深矣茂以加矣蓋慈父之為子孫計也為之田園矣為之堂構矣而且明券約正界限以垂累葉不授之策茲公之所以為泌民計不授者又何殊慈父之惓惓于子弟者耶公之惠利洵不可無石以紀者謹因泌民之請為撫其實以道之若夫久道之化掀揭大業行且名與天壤久而澤流寰宇間矣今茲之政僅威鳳之一羽云公河間之景州人諱爾見號念東乙卯科鄉



進士袁應泰廣濟河申詳條款碑記

懷慶府河內縣為興水利定經

制以垂永久事照得本縣前因地方歲苦亢旱幸過院司道府嘉惠窮民與利明文不啻三令而五申之本縣仰體至意申蒙詳允開鑿廣濟渠一道業已竣事告成矣但規畫久而易湮人情習而滋玩欲圖永遠之利宜詳經制之方二載以來熟觀水勢深維弊源是用不揆愚昧條列事宜如左伏候詳允勒之於石永為遵守等因申蒙本府詳批據詳具見訂謨遠慮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河北道右叅政蔡詳批該縣開河廣濟惠民無窮據議條款悉如議行仍勒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河北道殷詳批該縣為地方圖求利悉心計畫無遺慮矣自宜勒石遵守又蒙管河道右叅政朱詳批河工告成據議條件宜勒石以垂永久不許官民諸色人等擅興異議致毀成功又蒙河南布政司姚詳批開渠引水其利已不可勝言而又事制曲方條分縷晰如是誠不朽之偉績也如議備勒之石以便永行又蒙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曾詳批條款議陸欵鑿鑿有裨河務俱如議行仍勒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六

石以垂永久又蒙巡按御史楊詳批分守河北道查報本道隨行本府覆查各款緣由申道覆查相同呈蒙本院詳批覆議各款悉當准行繳蒙此批道劄付帖仰本縣官吏照帖備奉劄付批詳內事理即將款開事宜一一查照施行等因蒙此案查先該本縣申報開渠緣由蒙本府署印推官趙詳看得廣濟一渠本官慨然以導利為已任躬親相視極力開鑿取透石洞况所費出於本官節省公費及自已獎勵等項銀兩于庫藏毫無所支百姓時或有助之者亦不過沿河利水之民願出急公非勢以迫之較之張益州鑿渠惠民始猶不免恣譎者似過之矣好謀卒以成謀利民實以利國即令焦土變為沃壤一勞永逸千百年賴之功亦偉矣哉轉呈分巡帶管分守道僉事殷覆看得廣濟一渠知縣袁應泰履其地相視原隰查有不備可灌溉之利業經申請動支倉穀委官督理開鑿該縣仍躬督調畫今工告成雖所費銀錢逾於原估之數然皆本官節省雜支公費并獎勵柴薪等銀鍊于庫藏毫無支費此渠一開不惟懷民百世永



利實在于斯而目前救荒之策莫過是矣轉報河撫按三院蒙巡按御史袁詳批該縣開百世之利從此河內可稱富矣候會議優叙其管功效勞人後冠帶門扁如議給賞緘蒙巡撫都御史曾詳批中州水利最為喫緊祇緣有司秦越民瘼輒以弁髦棄之可慨也知縣袁應泰志銳先勞親調度鑿山開洞因洞為開部署規畫一一中窾本院展閱圖說益知良工心獨苦矣且不費帑藏不擾里甲十閱月而工成可灌田伍千頃餘即濟孟温武均利其利豈直河內百世賴之已哉仰道行令該縣查動官銀十二兩先行優獎仍候另叙其効勞各役如議分別准給冠帶門扁以示獎勵餘照行繳蒙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詳批沁水清冽宜人夏秋水發又洶湧可畏知縣袁應泰鑿山開渠引水灌田為覃懷興百世之利可與鄭國比美准動河道銀十兩折充花幣封送本官見本部院優禮之意縣丞趙宗鼎唐時雍各獎勵銀三兩公直甄周南等八名各賞銀一兩仍給冠帶榮身馬淳等十七名各賞銀伍錢仍給門扁示旌守巡兩道督率有功另行叙錄蒙此依蒙詳遵行問今蒙前因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九

將後開經制事宜勒之於石以便永久遵守施行計開一明河基以防侵占竊照本河自太行山鑿洞引水經濟源孟縣河內温武陟達於黃河延袤一百五十里濶八尺俱係除糧官地又僱買濟源民田開減水河一道以防泛溢衝決之患長一里零九十八尺濶四尺亦係移官該縣除糧永為官地如隣河居民侵種兩岸湮沒舊制以盜決堤防治罪本府覆議得廣濟河渠既係除糧官地惟利其無糧則人多垂涎觀今日之成功防異時之侵界意念深矣允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已開成河岸當防挖決若不嚴禁恐無知小民侵種年深日久混為民地今欲勒石明計其尺丈小民不得侵占誠永遠之計也一定渠堰以均利澤本河一渠共分二十四堰第一永益堰由官庄至休昌長三里第二永利堰第三常豐堰俱併入永益堰第四天富堰由許村長二里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人河第六廣福堰由許村官庄入豐稔河歸黃河一百二十里第七和豐堰由辛村高村長五里第八廣豐堰山東許村金塚至小營入黃河長一百二十里第九大豐堰由南尋



西李家橋曲構柳園土坯賈村至黃閣可減水八  
黃河長一百三十里沙崗有鄭府寄庄池七項五  
十畝除本堰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大平堰由武家  
作張家作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十二廣有堰由  
七里橋故事馬舖至古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第  
十三永濟堰由護城祝策彭城尚香鎮至蕪東宏  
福堰長七十里尚香西砌欄水閘減水入沁河第  
十四廣阜堰由南屯沙崗至辛王長一十里第十  
五新興堰由里村冷家庄賈村至北真長一十八  
里第十六廣隆堰由五王長二里第十七萬盈堰  
由分水石七里屯衙村至彭城長三十里第十八  
長濟堰由佳村珍珠庄高照至耿家庄入澇河歸  
黃河長六十九里第十九興隆堰由郭村王里李  
家庄至北張長一十八里第二十興福堰由彭城  
尚香鎮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二十一宏福堰由  
蕪王南徐澗至南張長一十五里第二十二萬億  
堰由西冷至東周長一十里第二十三大濟堰由  
北冷至杜家庄長八里第二十四永通堰由保封  
董宋趙庄至唐郭入黃河長四十里中間支渠之  
在各堰遍滿平原隰不妨隨便開導惟此二十四大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堰較其遠近酌其盈縮民以稱均平矣此中如強  
有力者擅開一堰計日分水即減別堰之利若係  
上流尤宜嚴禁蓋勢可擁之以自利而下地遂至  
涓滴不需矣侵奪不均弊由于此本府覆議得河  
渠既開利澤自廣不有定數則豪強未免侵併據  
議較遠近酌盈縮計日分水週而復始誠公利杜  
爭之長策也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有二十  
四堰若不立為定規則不免有不均之弊據酌其  
遠近度其多寡計日分水誠均平之法杜爭之謀  
也一泄餘水以免泛溢竊照本河水勢頗濬兼以  
秋雨驟集溝澮之水皆入于河不無齧堤之慮前  
于本河要害處所開減水河一道以泄之仍動本  
縣節剩公費銀建立石閘一座但水勢疾于建甌  
兩岸易于衝塌宜用石砌兩幫以垂永久見有設  
立修理本河公田租穀每年一百二十石動支一  
年以供其費庶石堤完固蓄泄備而水利益永矣  
本府覆議得泄水河渠建立石閘為計周矣惟是  
伏秋水湧岸堤易塌既有本河公田租穀相應勘  
明量支修築如無衝決不得動支等因到道本道  
看得河水泛漲堤岸不可不固今議泄水去處指



公費以建石閘動公租砌石幫費一年之穀爲久  
遠之圖誠深謀遠慮者也一設閘夫以便防守竊  
照本河洞口及減水河口與分水去處俱有設立  
石閘以時啓閉惟閘夫是賴相應于石洞設二名  
減水河分水閘各一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查  
有本縣冗役吹手可裁二名青夫暨舖陳庫夫可  
各裁一名改給閘夫工食庶無加派之擾而興事  
用人兩爲便宜本府覆議得石洞減水各洞口石  
閘勢必得人看守以司啓閉既經該縣查有吹手  
青夫舖陳庫夫可裁即以前項工食給與閘夫相  
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設有閘關閉  
必當用人設立閘夫殊爲允當應照所議一分水  
次以禁攙越竊照大旱之時民以水利爲命乃強  
梁者肆爲兼併而小民涓滴無望焉於是相樂而  
告高阜或疾視吞聲莫敢誰何相應編定水分自  
下而上挨次引灌除大月侵河水一日各堰不得  
呈討引灌外每月以二十九日爲率每日百刻共  
計二千九百刻共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名分全河  
水六刻二分七厘七毫自第二十四堰而上至第  
八堰共夫四百六十名半分全河水二十五日六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時每月兩輪每輪一十二日九時上輪自初一日  
子時起至十三日申時止下輪自十五日午時起  
至二十八日寅時止以十分計之萬盈等十一堰  
四分二厘廣有等二堰二分八厘太平等四堰三  
分爲一號自第七堰而上至第一堰共夫五十五  
名半分全河水三日六時每月兩輪每十一日九  
時上輪自十九日酉時起至十五日巳時止下輪  
自二十八日卯時起至二十九日亥時止以十分  
計之天富等三堰四分四厘永益等三堰五分六  
厘爲一號各堰通融照夫輪灌仍令二十四堰各  
建一閘一閘之中計百步總砌一陰洞引水入于  
渠灌田俱各用鎖總管司之凡遇用水之時發鑰  
開閘及陰洞依次放水攙越之弊不禁而自無矣  
如仍前恃強攙越計畝罰穀俱入廣濟倉同公田  
穀備修河之用本府覆議得利之所在人必爭焉  
強凌弱衆暴寡勢必然也砌洞分水總管司鑰挨  
次灌田用杜攙越違者罰穀如例良工心獨苦于  
斯見矣相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開河原賴  
衆工用水必需廣濟方爲均平今議編定水分每  
一堰建一閘每百步砌一洞不許恃強攙越如



狗情遠禁許不得水之人赴縣稟官從公驗看連坐罰穀修河誠均利之良法也一栽樹木以固堤岸竊照各處河堤多植柳樹以其根株盤結可以固堤而障水也相應于春初之時着令各隣本河居民徧栽柳樹數年之後即可成林不惟堤岸堅固而林木不可勝用矣本府覆議得沿河樹柳根可固堤材不勝用一舉而兩利焉惟栽植必於春首稽覆責在河官如有根株盤結其捍水障堤之功不細矣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沿河植柳誠為固堤良法柳近水而易長堤因柳而愈堅三五年後固可成林果能着實舉行不惟有益于堤而材木不可勝用亦且有利于斯民也

### 渠水利碑記

廣濟洞渠石閘一座兩空每空溢水二尺高三丈望水門二座東西角二座上欄杆十空閘板鐵索滑車俱全閘夫看守石洞長二十一丈底闊二丈二尺高一丈石洞二十三丈底闊一丈二尺深七丈九尺山神廟迤南土接入廣濟河併兩岸壓占山坡地一十五畝俱該縣除糧永不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三

起科其地二十畝地各郭登閘修連豐稔河架橋一座陰洞匹空每空中高五尺一寸闊四尺三寸兩頭各高七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許村開減水河一道長一里零九十丈闊四尺用價買濟源縣許村民段廷檜等地一十七畝二分三厘九毫共用價錢二十九千五百七十七文移關該縣除糧大河水閘一座兩空減水閘一空北官路橋一座利仁河架橋一座閘夫工食用沈良貴地一十八畝價銀一十八兩閘夫耕種看守本閘納糧租稞准作工食大豐堰減水欄水閘一座兩空每空闊四尺四寸分水閘一空下高二尺闊一尺八寸上闊四尺六寸減水置買本縣利上四畝九甲吳宗孝等中下地二十畝價銀八兩閘夫承糧耕種看守本閘未遠遵守太平堰夫十五各各處疏挑河工免調經年補修看守大河張村至分水石堤岸併千倉渠橋以防不虞西七里屯分水石堤南河萬盈等十一堰闊七尺三寸北河永濟等四堰口寬五尺七寸底幫各長十一丈八尺深四尺五寸西官路大磚石橋一座兩空南七里大磚石橋一座俱木縣俸贖官銀修建初鑿太行山穿洞并修建大石



開架橋及減水河閘橋分水石等處委官公直甄  
陶南王尚智蕭守祖侯應時趙陽趙九所張思聰  
張思周黃延壽李應光閔時化成齊李太運李應  
守段國王李邦寧郝有義蓋汝能馬九叙張守志  
具蒙本縣知縣袁申請撫按河三院守巡河三道  
及本府併河廳詳允准給冠帶扁牌獎賞外隨又  
蒙中請管理河道右叅政朱批據本縣申陳情乞  
息以履勤苦事本縣看得廣濟河之開也幸賴本  
道主持于上加意勸相原委各公直王尚智等感  
激戮力裹糧從事有三年山上不告竣誓不旋踵  
者有面目黧黑指墮膚裂或感病力疾猶無懈志  
者有家有喪變及水災盜患義不及頌者有捐資  
以犒匠作爭先成功者三年如一日衆人如一心  
然後鑿透石山開洞建閘引水灌田波及五邑利  
被萬家業蒙院道嘉其成功准給冠帶仍獎賞有  
差矣夫有未賴之功者宜食未賴之報各役所有  
利地委應各免夫役一名子孫同衆永遠用水如  
本身地名不足夫一名者免盡本身不得冒免他  
人各給帖文永遠遵守庶激勸有道而人心益勵  
等因具申照詳蒙批如議蒙此擬合給帖帖仰本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役照帖事理如遇本河起夫興工之日即照後開  
地畝數免其本身利夫一名子孫同衆用水永遠  
如本身利地短少不足夫一名者止免盡本身不  
許冒免他人永遠遵守第一末益堰第二末利堰  
第三常豐堰俱順入第一堰共夫三十一名半老  
人蓋汝能第四廣豐堰順入豐稔河第五永福堰  
順入利仁河第六天福堰夫二名第七廣福堰夫  
十四名各老人李士楚第九大豐堰減水六十二名  
半又新興堰夫十八名順入一堰共夫八十名半  
老人盧三顧第十大有堰夫四十六名老人王行  
外鄭府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夫十五名老  
人湯文清第十二廣有堰夫十一名半外公西二  
各老人周天琴第十三永濟上中下三堰夫一百  
二名老人朱冠張炯王九星第十四廣阜堰夫八  
各老人辛光賢第十五新興堰夫十九名半順入  
大豐堰夫十八名止存夫一名半老人李進祿第  
十六廣隆堰夫四名半第十七萬盈堰夫四十三  
名老人王應舉第十八常濟堰夫十五名半老人  
劉夏正第十九興隆堰夫九名半老人嚴光明第  
二十興福堰夫十四名各老人劉壽增第二十一宏



福堰夫二十七名半老人梁谷完第二十二萬億  
堰夫八名半老人梁誦第二十三大濟堰夫十名  
第二十四永通堰夫七名老人李尚悟廣濟洞自  
洞至河內縣地方至分水石河長八千二百步大  
豐堰減水河河內縣長四十五里温縣七十五里  
接入黄河末濟堰北河投入宏福堰長一萬五千  
四十步尚香西減水河長五百四十步投入沁河  
廣有堰投入沁河長六千一百五十步萬盈等堰  
南河河內縣長一千一十七步温縣河長一千二  
百步武陟縣河長一萬二千八百步投入黄河河  
內縣頂濟源縣界利上三畝八甲歲字一號中心  
區頭狄虎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利上四畝五甲  
閏字一號中心楊希泉西北角堰頭史應祿內除  
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八甲日字一號中心  
杜臣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八甲東北  
角堰頭楊宗禮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崇上六畝  
十里温金字五迴四號中心司道內除廣濟河身  
闊五步四尺四寸崇上六畝十甲東南角堰頭李  
住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崇上六畝二甲西南角  
堰頭梁田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崇上二畝十甲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書

西北角堰頭王魁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温水字  
四迴六號刷遍中心馬守安東北角堰頭魏崇湯  
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崇下五畝三甲温水字一  
迴六號中心崔敖東北角堰頭魏來李思聰內除  
廣濟河七里南堰河身闊四步温縣太平鄉四畝  
八甲天字一號十四區中心趙來朝內除廣濟河  
身闊六步武陟縣天字十五號第十二區外刷邊  
九區區頭秦漢西北角堰頭張朋內除河身地二  
十二畝五  
何洛文子貢書院碑記 信陽之有書院  
蓋自正德中前

兵備僉事隴州閻公子明始閻公既城信陽復斥  
城北隙地創建書院祀故信陽宰先賢端木子貢  
而因以造士其中名曰仕學書院關中王元凱為  
紀其事勒之碑信陽士自是彬彬多興起云嘉靖  
間憲副婺源潘公希行崇獎學校不佞身備都肄  
之列於是夾池汪汪宰木翁鬱芙蓉被沼亭榭相  
望歲有果蔬魚稻之饒士相與挾筴講藝朝絃暮  
誦何其盛也自予去官京師兵巡使者更代不一  
典守日益弛玩樵牧不禁白徒因而竄居侵盜蕪  
匿歲入多逋累堵連楹拉然朽崩甚者陂瀦而田



棟撤而薪于章蔽虧者童然輦入豪胥家矣萬曆壬辰僉憲閻中任公文庸至廉得其狀首寘豪胥于法周爰咨詢喟然嘆曰書院實崇賢育材之所而頽圯若此司政教者謂何迺清覈隱冒歲得租若干以屬州守南宮韓君策大修治之而命沈判懋敬董其役工始于是歲冬十一月逾年夏四月告成前曰性道堂五楹內爲重構曰美富齋貌黎楹凡夾室庖漏門屏周繚罔弗煥以飭門外乃臨流築臺臺上爲君子亭而總樹棹楔曰子貢書院會春夏大雨楸水注陂前後皆滿移種蓮荇田田然環植花竹森森然景若增而勝地若增而靈者不直頓還舊觀而已公喜召予落之曰茲且援士之秀者群聚讀書俾進其學而月再課之子盍記示久遠無俾今日郁乎濟蹕而後尋落落也予曰唯唯夫書院主祀子貢而前人顧以仕學名者何也豈以賜也日損不若揭日益者示之趨耶無已謂西河二語體用俱備凡宦于斯習于斯者咸可顧思耶是殆不然聖道大中不及者跋之難而過者頽之易耶欲學聖人之全莫近端木氏者雖然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賜在二三子中稱最賢矣太史公因貨殖著評而載其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因言語列科而載其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此何以稱焉予謂政使有之夫子固心弗善也而屬厚望者恒存焉則何以故彼顓顓篤謹用守師說可耳必遇則傳非進取高遠弗任者在所裁之何如耳故與其弗如抑以不幸不曰夫我不暇則曰非爾所及徃徃深折其鋒銳之氣俾約而精思頽而力踐研疑契悟賜也其殆庶乎晚年一貫特授舍參無兩性與天道間顏魯而下庸多讓耶至其宰信陽而服膺聖訓迄今當官三事萬世準的焉仕學體用曷以尚茲予故曰願學聖人之全宜莫端木氏若也然則公之嘉惠斯舉不獨維新規制而且釐正厥名詎無意歟教之必因其才居之必擇其地引之必向其方所爲陶鑄而鼓勵之者至殷殷矣士際斯期瞻仰感激即中材猶然思奮矧惟茂異由今之學追古之道躬行爲本出入不悖所聞敬業樂群則一貫是繹得時而駕則三事攸寄克斯志也曾謂及肩非數仞之基丘陵限日月之照哉脫或誦讀不論其世利達浸淪其初維昔賢令德成而上跡超貨



殖科邁言語而士嚮風景行委蛇乎其中有年乃  
濟仁義湛浮華出道德入權譎異日登性道之堂  
有顏汗首疾掩面而却去也者幾希何進取高遠  
爲也漢詔有言守令者民之師帥多士師帥不遠  
固儼然矣而臨之矣矧明監司率屬作人良守牧  
推德意而廣之詎無副此躬逢者出乎哉不佞文  
質行能罔所底止豈曰有諸已者顧詩不  
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敬記之以驗多士

張應登

### 重修黃華書院碑記

萬曆丙戌春余視林慮篆修  
復黃華書院從諸生捐貲之

願而上自王侯官長下及遠邇義民悉欣欣然爲  
助當塗者諾之入夏大尹王公鳩工庀材擘畫矩  
度仍拓井井遴邑中材廉者四人董厥役遂甌黃  
華老人而畚鍤斧斤興焉越明年丁亥歲杪告竣  
余乃驅車至升堂而眎之則見垣墉周繞層以固  
也重門洞開朗以正也堂室鱗次輝以邃也亭榭  
挺峙方以雄也萬卷有樓巍以富也兩楹有舍羅  
以列也東西有圃蕃以植也老人有祀崇以祀也  
博士弟子員魚貫雀躍相與講學終日起而請曰  
百年盛舉一方勝槩惟賴先生睇茲豐碑焉可他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美

屬願先生之終教之也余曰子欲有言乎以一日  
長無能墨墨爾已夫國家取士遵聖門之四教與  
周禮之三物聯師儒于黌宮養之而成材則賓興  
而在任使之此薪爇之法嘉與天下豪傑率由之者  
然黌宮湫隘未必可群而居于是取先民之遺跡  
創爲書院濂溪橫渠紫陽諸院相繼而起所以輔  
翼黌宮而成其教學亦曰高山仰止云爾林慮爲  
河朔名山自金學士王公庭筠選勝而來爲院校  
書以黃華老人自命後人沿之遂名其院是中州  
書院惟此爲先若大梁若百泉皆百年以來物也  
憶自江陵領講學而天下書院災此雖以荆棘獲  
免而息然莫犯則議復之難以故釀諸茂才之怨  
怨藏修游息之無地也邇苛政剗削大梁百泉仍  
其舊址而煥然新之是以黃華得此而復諸茂才  
將無喜藏修游息之得所乎夫藏焉修焉息焉游  
焉學也所學何事則聖賢之道也道者身心性情  
之秘不在言語言文字間而欲發明身心性情之  
秘亦不得不寄之于言語言文字間制科以言語言  
字求天下士而天下士遂工言語言文字方聞長雄  
于此卜之惆恍踔厲于此卜之矣學果于斯而已



也則同道爲朋相觀而善咀菁茹華操觚染翰暢  
軒鳳舉耀穎搏風其何難之有學不止如斯而已  
也則雖不離言語文字而由粗以探其精由末以  
窺其本將自得之身心性情而修正若淑道在是  
矣且爾鄉邦有以是學興者乎程氏兩夫子是已  
蔡季通曰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  
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  
程亦不得從祀孔廟百世推尊出于人情天理之  
不容已者蓋以其辨異端似是之非破諸說未明  
之惑得往聖正學于身心性情性而又能以言語文  
字發明之以詔其方來者耳今二程遺書具在也  
諸子詎不取而習之乎然而習學之道如斯院然  
光明乃心以爲堂與立乃誠敬以爲基址致乃知  
以爲入門踐乃彛倫以爲實地崇乃禮義以爲防  
衛游乃六藝以爲學圃而又樹乃威儀以備觀瞻  
對乃神明以時警省斯可以入宗廟百官之門墻  
而在直承其業不然室家之作弗堅弗實雖塗墍丹  
雘徒爲觀美敢曰居之安邪惟諸茂才擇而造焉  
于是作而謝曰學無指承儀俵乎其何之今而後  
藏且修之息且游之即言語文字而求身心性情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之秘依程門以遊聖門敢不以爲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于老成人其鑿斯盟蓋于是諸茂才竄起咸  
有先民之嚮往焉而茲院也且將與濂溪橫渠紫  
陽並增斯道之光矣大梁云乎哉百泉云乎哉大  
尹公津津色喜申之而志之貞珉是役也郡伯漳  
平陳公九仞郡丞清苑王公鉞別駕垣曲趙公東  
魯戮力拊循首倡義助大尹諸城王公梁政化旁  
洽成事惟勞皆足以傳不朽而告諸後之爲守者

陳惟芝關聖陵構亭晉鹿碑記

洛陽城南十五里許漢壽亭侯關聖

陵在焉歷晉唐宋元數百祀于茲而耿耿忠義貫  
日月而威華夏嵩邱若增而重河洛若鍾而清萬  
代瞻仰不衰往瑩域僅十餘畝邇諸守郡公往來  
伊闕登眺龍門見聖塋處隱隱籠籠英靈浩氣時  
時鬱勃輒躍然曰士君子名成一節沒且不朽矧  
其燃已灰之燼扶既衰之祚忠義如武安者乎克  
拓故址廣袤八十畝洵吉倡義上人競趨四方丕  
應一時土木若神運鬼輸百堵咸興辟工畢集宮  
庭之徯枚枚實實臯應之建伉伉將將美哉佳城  
所爲爰聖之霽者不既備哉會獻府諸公下車謁



陵觀廟貌維新進獻負摩復躍然曰海內祀聖廟者夥矣而此之靈爽顯赫則真精所鍾也捐俸構亭于應門外爲進禱焚誦者駐蹕地焉猶念玄帝有神龜志徵也大夫有鸚鵡志言也聖逐失鹿而還故主即鹿亦所樂適也故出所秦二鹿圍之亦念二鹿洛產也不欲其與行裝俱南踵時公晉饋遺意其清操雅致真足以追古哲而風來襁乎且公之理郡也平易近民寬恕爲政士飲其醇吏畏其威竟以善病解組去蕭蕭圖書而臺司番檄旁午士庶攀轅載道數日不獲出郡門故見公所馴之鹿於聖域者如見公然則亦其棠峴碑之寄也昔鄭弘守臨洛行春兩鹿夾轂主簿鄭國邦賀曰三公之輜飾鹿明府其爲宰相乎已果符若操券今公之鹿寧非鄭公鹿哉乃洛修士尤思公而不可得謂芝舊撫公鄉而公佐吾郡誼重通家不可無言紀其事况芝世居天中盟下去陵僅五十里而遙正直忠烈之氣時欽欽焉其又安敢辭竊謂此鹿之秦也益以彰聖之靈而見公之心蓋惟聖之靈庇國安民俾麟鳳常遊龜馬常獻斯鹿也固靈臺之伏也惟聖之靈禍惡福善俾作德者休作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文

逆者殃斯鹿也固食萍之鳴也惟聖之靈昭昭洋洋默贊化育俾昆蟲鳥獸咸若斯鹿也固深山之遊也乃公揭聖逐鹿大義發聖獲鹿孤忠直潛通于千百載之上則實公之所爲獨見而二鹿之放義嚴一介又公之不媿鬼神彰信兆民者也固知公之勲澤將龍門爭高伊闕並潤迺聖在天之靈亦與山靈河伯共鑒不爽公雖去而指鹿者誰耶因命善行冠帶修士陸應選勒之石以誌不朽公諱純臣別號五泉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馮琦延津縣創修新城碑記夫王公設險倚城郭以爲固而平原受敵之地尤亟焉故春秋於城邑必書蓋其慎也顧桑土未豫不備不虞則疑於紆事以病民備而不能無擬擬而不能無怨又疑於廣心以病民當事之所以備而蒿目俛而掣肘者類如此益之彙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則上者所以比下而損者所以爲益也然而上之有親民之分而勢難展者郡縣是也上有親民之心而勢易隔者撫按監司是也即見有敝制一朝刊關百年者姑舍是而秦越之誰爲哲而誰爲黔情竊相龔旦暮莫釋負以去一且行緩急



周章錯愕與其民偕斃耳是故成大事者與民樂成而不與民慮始有能持破的之見決盈庭之議畫必然之策與必不得已之後中丞直指使以民事先之而監司敬應監司先之而郡縣敬應飭材充工為百姓計久遠其又能禁庚桑之祝以忘無疆之說耶廩延故當梁衛之衝無天險為限中原有事則必爭之地也正德時賊再至無敢鴈行頓刃是受敵於寇也黃河經其南諸流交滙時有汎溢嘉靖中漂民居無筭慘於流徙是受敵於水也往者哀土為城土惡易潰苦於歲葺嘗議以甃易之難其費遂成道謀萬曆已亥歲中丞曾公直指使者崔公巡方請其邑慨然曰夫邑之有城備盜出入與非常不利禦寇捍苗而督民與守是明以民委敵也即與司道定計屬郡守劉公郡倅孔君邑令劉君輦經紀其事而括帑餘數千以資費時直指袁公相繼至亦以贖緩九百佐之司道而下各有差閱歲告成事雉堞如雲樓櫓臚列屹然稱保障矣父老謂諸公為德于延甚厚相與建祠而尸祝焉冢宰李公延人也屬余一言紀之余謂是役也諸公之為延謀周也以歲月而為千百世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延人之善自謀也以千百世計而忘其歲月之瘁也蓋力關民四肢而財關民心惟廩延之城官出其帑為建不拔而民惟版幹畚築之是務及瓜而成不愆于素上實無傷其心民寧敢自愛其力佚使之民忘其勞矣忘勞之民生其共矣城成而民與偕安祠與偕存周思召伯魏祀狄公其情豈異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後之蒞茲土者登其祠思其始庶幾哉纍纍上以鳩延邑而復峙饌糧嚴斥堠課章程修門垣植菑蓂備旱溢俾延之民無有滯心舍力以事其上使嚮之與延為敵者皆頓于堅城之下則是祠也即廣其俎豆光于前烈可也祠成廣袤凡若干武庭寢堂庶稱是詳勒碑陰以告後

李宗延啓聖祠碑記

夫啓聖公之有祠也

自我朝昉吾夫子匹夫而素王當世不能測其蘊惟及門諸弟子崇奉惟謹而後人稍稍尊為魯國之一儒歿則邦君誄焉是所繇重於世而傳於後矣漢高帝當控馬揮戈之際過魯一舉實開萬世崇祀之原歷唐訖宋悉致嚴禮未聞推重其所尊者洪武初宋文憲公濂謂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間參彼軻坐享堂上而其父列  
食廡間非禮不報嗣是程學士敏政周祭酒鐸重  
申厥意亦不報暨嘉靖九年始以張文忠公孚敬  
議更定孔廟祀典詔天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  
稱啓聖公孔氏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黜泗水侯  
鯉邾國公孟孫氏配稱先賢永年伯珣靖獻公松  
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歲春秋上下用少牢子夜先  
祭太學祭酒餘庠提調官行事詳在令甲府歟休  
哉備矣汝陽縣爲天中土邑學宮巨細畢舉獨無  
啓聖祠抑歲久圯盡莫可跡歟或當事者亦附府  
庠不果立耶吾明府王公瞻言與慨捐俸若干金  
庀爾材鳩爾工告成於明倫堂之東歸然廟貌焉  
夫明府天下廉吏也冰蘖聲籍甚官家俸錢僅足  
以奉太孺人珍膳乃割其餘以盛營其祠嘻余知  
之矣是祠也肇自文憲成於文忠勦於明府三公  
皆浙人曠世相感異地同心豪傑所見大都如是  
且肅皇帝純孝格天力排群議明倫大典煥然如  
日中天故輔臣一言不崇朝而遍天下明府色養  
太孺人峩冠博帶無異孺慕也政鉅者如修龍宮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獎節孝等事一切稟命而行於是乎泐此祠蓋聖  
賢享萬年之禮樂其設心必思以萬年禮樂享其  
親不則而質之聖賢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質之吾  
人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聖賢之心必不以吾人之  
心爲安不則而吾人之心必不以聖賢之心爲安  
孔子曰吾行在孝經明府伏讀爾有得則其見聖  
賢之心即自見厥心惟自見厥心故能體聖賢無  
窮之心而因以孝思作汝墳士其明王孝治天下  
之遺意乎邑博士賈時禾輩先二三子感其義謁  
余言以紀之謹揭而鐫之堅珉至於明府德政他  
日當備見循良傳中茲不具明府台州之臨海人  
諱萬祚字君錫起家乙未進士萬曆庚子年任今  
擢刑部 **劉一相封人見聖祠碑記** 栢邑西距二舍  
主事去 **劉一相封人見聖祠碑記** 許有鄉名儀封  
鄉之通衢之西封人見聖祠在焉遡流窮源魯論  
述之備矣余嘗讀中州誌既有儀封名縣今乃復  
以是名鄉何居記有之定公十四年孔子去衛適  
陳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入葉意吾夫子丁衰周之  
不喪思以道易天下席弗暇爰轍環列國然儀爲  
衛雋自衛適陳必經於此封人請見之地意者真



在斯乎至於蔡即今上蔡葉亦今之葉縣是鄉也  
介於蔡葉之間矧封人掌封疆之官夫子入蔡及  
葉會逢其適則夫挹德輝於再覲以續儀封之故  
事者理所必有是邑之得名以適陳之日鄉之得  
名以及葉之年其見聖者固一封人而已夫復何  
疑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若不克  
由聖古之見聖者不惟封人也陽貨之見見也孺  
悲之見見也封人之見獨異于二子何哉蓋貨之  
見以歸豚孺之見以取瑟均之不由聖者也封人  
一見聖之間而克念之誠倡道之功不其偉歟觀  
其謂從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有意于聖  
人振木鐸之徽音以挽回唐虞三代之盛治於其  
一見決矣不幸而去于衛不對于葉絕糧於陳蔡  
是天未欲治天下也嗚呼封人之見聖將不得為  
賢矣乎論語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又曰見賢思齊焉太學生王子宰等居  
封人之鄉興思齊之念於先人舊所為祠葺之塑  
遺像樹穹碑丹牖墜茨煥然一新榜其里曰夫子  
序轍處扁其祠曰封人見聖祠祠之後作兩序以  
訓蒙習時其禱祀鄉之人咸駿奔焉但士大夫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軒過門者禮其祠想見其形容秉彛好德之良歷  
千載如一日木鐸之音雖不能振於當時幸能托  
遺響於來世則是鄉也以聖人而重以封人而各  
以王子而永永不沒也已念叨令斯土公務鞅掌  
長觚短檠廢已久矣上子不以不文張應化其濟  
而固為之請也義不可已於是乎書

庄碑記

其濟庄者西蜀黃公所創為給孤地也公

懲覲豪絕探凡簡進修良平達罷窮度貞憲遠吏  
畏民懷汝淮千里德惠孔昭兩河南北驛其聲而  
吟之乃公仁民心無窮也自午未以來淫潦為沴  
困麓空矣重以辛丑河決汴亳之間雉堞幾沒蒼  
赤其魚環汝列城積雨為滙栢舉平衍無重山深  
谷蓄洩甚艱被蓄稱最云公減驛從捐霜霰驛而  
履菑地條上救荒善策蠲租舖餼招撫復業民獲  
更生矣公曰未也國稅未可數蠲驛桑未可長舖  
吾茲得本計焉天子嘉惠元元先孤獨每郡若邑  
計日授糧計口授室法未始不甚善也顧賦粟有  
定額而嗷嗷待餉者不可以數限欲民之不轉徙  
而捐瘠難已予是捐俸資俸不足而益以贖緩蓋



汝屬十有四每屬五十金各付長吏市善地葺廬舍歲收租人以佐令甲所不及知西平縣事張應化仰奉德意惟謹復益以下吏俸薪於邑南四里許耿家墩得地二百一十四畝有奇又稍折而東於三里灣得地八十五畝有奇更築室三十楹一以居貧者一以貯租入典守擇人出納有稽從此稍舉歲有豐凶而孤無豐凶直與古惠鮮媿美若漢之存問長老唐賜高年酒麩宋置義倉給貨且拜下風不第吾屬下吏欽承恐後即後之吏茲土者睹茲懿舉必慨然歎穆然思踵芳躅而式廓之田廬日益以增全活日益以衆公之德澤又可以涯淡乎哉不寧惟是公不久登樞握軸以福汝南者福天下寰寓蒸黎咸受公衣被粒食之賜公之功社稷功生靈者抑又偉矣應化故不辭拙劣而敬爲之記公諱熈四

曹嘉謨羅山縣儒學碑記

家國

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教之詩書六藝使知古今聖賢之道凡以叙天典正民彝而成治化君子謹之衆人忽焉教導明而後典彛叙正則學校所關非尠淺也鄙爲汝下屬邑廟學之建廢不知其幾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爰自嘉靖甲寅直指霍公冀更新之壯麗軒豁建置合度大槩皆出之直指公之所區畫實非他邑可擬倫距今有一百三十有甲子矣風雨漂搖鴟鼠巢穴頽敝日甚不足以竭虔妥靈往宰牧者雖間議修繕然因陋就簡粉飾一時而顛仆隨其後首善之地若此亦安所施教導以襄治化哉戊申五月別駕西蜀范公自汝上來攝篆謁視廟學瞻顧咨嗟曰世之學孔氏者必斥佛老以爲異端今郡國一孔廟耳梵宇琳宮綦布天下而夫子之廟將就傾圯主祀者何以格神爲師者何以施教爲弟子者何繇興學有司之務誠繁已公務之隙獨不可少致意於其間乎予何敢不力會邑民詹繼文向嘗以修學自任公聞而召之語曰爾羅民敦龐好儉慷慨尚義之風闕焉而罔聞者非不肖也其勢使然也然亦豈無巨室大姓而卒莫能振起焉者非恠嗇也其俗使然也顧有志于善斯善之矣爾其勉旃繇是盛其舉以示勸扁其門以示果優之體貌以鼓其銳繼文瞿然若不能終日待鳩工度材不日而集棟梁榱桷之撓蠹者易之簷牙甍甍之頽墜者整之丹漆黥堊金碧之湯漈者澤



之繪之凡疾風苦雨之所穿漏游塵飛埃之所垢  
 蒙者一切補葺而糞除之廟自禮殿以至門廡學  
 自講堂以至齋舍靡不疏潔完好而應奎有樓高  
 敞宏麗比仲秋釋奠而神棲法庭肅乎見宗廟百  
 官之富美也宵乎聞金聲玉振之遺音也更始于  
 六月壬午以七月庚子訖工不亟不徐規制聿新  
 燦爛崔嵬加於疇昔薦紳縫掖胥會稱慶僉謂斯  
 文盛事宜有記述以昭垂於後嘉謨觀而思曰倡  
 其民而興其學者公也民之命于倡而速于肖者  
 是寧智力得乎哉夫學自霍公增創之後士林至  
 今道其姓字猶有芳氣霍公聞望風裁累官九列  
 公之誠信敏決上下感孚真足以續霍公而序其  
 績然則公非其流亞與公以西蜀雋才協理一郡  
 誠無難者于茲義舉不損於公不勞於民浹旬之  
 間克成厥績如此凡產於茲者當希鴻士之遠猷  
 以達大賢之素蘊繩繩繼起為國家真才品無負  
 公興學之盛意可也倘堂序之上列執經操翰之  
 徒庭階之下為茂草荒烟之所則師儒為素餐而  
 學徒為虛糜矣豈公之屬望于師弟子哉公諱月  
 勳字光漢四川安岳人其攝篆羅山清而不激嚴

而不苟崇信厚薄鈞距論者以為得屋上之體嘉  
 謨不揣猥屬一言以識歲月而宣力執事者具列

于碑 **張縫彥重修玄帝廟碑記** 夫人苾芬以侑之

神之道止矣有人焉持齋誦經自矜衆人之前若  
 以彼為卑卑有不屑也則又有笑之者曰心即神

也吾入廟而洋洋在上在左右庶有昭鬼神盛德  
 矣乎余聞之唯唯此皆神道之所或然而于昔人

建城立廟之意與吾郡所以崇奉玄帝之旨尚未  
 有當也昔蕪子曰天文地理音樂律曆之書皆不

足學學其不傳于書而載于口者今里巷有言曰  
 城之象取于龜及之傳記所載未之見焉余深疑

之每與堪輿家登陴望氣其言亦若有合者余愈  
 疑之既而憬然悟曰真武之號為玄其色尚黑其

護法則龜蛇先王制器尚象以及城郭宮室之大  
 莫不有然者故北方水也真武龜之主也水又龜

之所生也凡物見主則不悖戀所生則不遷以此  
 鎮于衛水之陰豈無謂乎以故山川孕靈人文煥

發所產之英人傑士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卓絕  
 人羣其小者亦能敦朴豈弟不失長者果地實無



根亦何非尊神之所栽培也乃儒者必欲誣之以  
為無鬼神道一旦緩急操著布封爭趨奔走反有  
甚于細民又不知其何說也居恒之慢侮如彼臨  
時之誦讀若此豈不大惑也與吾邑斗陽李君方  
初楊君華封崔君素敦敬畏神一日殿宇告成三  
子實與有功焉請余記之余曰三子平日所以禱  
鬼神者不在此也雖然以營建之事而并著夫古  
人所以立廟之意與吾郡所以崇奉玄帝之旨俾  
後之君子咸知敬鬼  
**斬於中新河碑記**  
臨潁之水  
皆濕也三源奇發湮不可跡而濕實出大隗東南  
經長葛入許又東入潁潁之北則艾城石梁二河  
且罅且踞艾城石梁溢悉走斷人湖地而潁北為  
河伯都矣金伏火流方阜之疇說兌而奪于習坎  
百室開只半菽慈如又沮洳所蓄猝難錢鑄殍而  
瘠溝窳而通賦久假而增他戶口此羸者潁皆不  
可以恒繫濕何知然絜以大浸之稽不當一血是  
不煩庚辰童律而歷政泄沓魚隸沼勝釋負掉臂  
鮮以浮于天時豈其恬不測嗟亦胥力斬之以重  
潁頓高密張侯履封之始有胤其中會茲初政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畜

動為大道百為克開而徐真厥麗焉士民後志乃  
問諸濕不循軌而橫嚙之繇輕騎沿閱往復數四  
百里之程宵征曉歸爰集耆眾盱衡告語濕莫予  
毒也已夫禹乘四載而急二距何潁于濕上承下  
距猶他水也注驟泄緩載窳其中襄而沛漫則湖  
不足以容其亟事畚鍤闕河還子稼若宮于是上  
接許源下距鄆境深七尺廣四丈二尺長四十里  
有奇昔所稱斷人湖者不鍾而涇矣蓋鍾不足茹  
必吐涇惟主通故通也是役也侯蠲祿金數十緡  
廩穀百餘石工以地率餼以工率尺寸錙銖無爽  
厥度至子來輪助驩呼有徒十口遂告竣事河流  
湯湯而鄆而泗而淮以觀自冬王浩漾哉潁凶德  
降幹止寧矣曾為時幾何惟時魃虐鴻蒙青陽更  
劇侯乃活數千指饒捷得一河胥力敏鉅如從從  
席過師神君聖令曷不千古潁耆義膝復性等以  
余向視學齊魯知侯最深脛尉乞為石言用聃來  
者余惟昔西門豹鑿鄴十二渠曰百歲後父老子  
弟思我後漢長吏以橋絕馳道欲合二渠一橋父  
老爭賢君法武不可改也潁百歲後河安往而不  
有侯則來者誰得參以意不奉為程且令程在興



華鈞譽之興多不問害則興復貴華了責之華多  
不中規則華不縮興故知利害相倚興華相成庶  
幾財與力兩寬名與實全舉斯塞心裕猷撫近所  
以舉遠而非獵虛造大之可幾也語云五害之屬  
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夫侯亦姑試牛刀  
之鏗于河耳耆義復縷悉侯政如襁褓章縫市里  
墟井無耄孺不關胸無細大不研慮諦以精詳行  
以博大類食其福而歌舞之豈第飲河余爲避席  
不佞既借九里之潤已然君子遇大水必觀則尼  
父謂水似德卑下循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  
似道流行赴百仞蹊不惧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  
盛不求概似止綽約微達似察發源必東似志以  
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似善化之數德者非侯出  
身加民而誰水似之矣左右逢源濬導如志固其  
所也耆義搏穎公言乃曙侯裴侯名福臻萬曆癸  
丑進士將以循吏高等入交戟之班他官師更老  
與河績者張民表重修固住寺碑記夫情懷寂寞  
識之碑陰沙志結幽微白馬周旋王相五重表異爰成不捨  
之檀三刹乘模精詣無緣之旨選茲神地受福無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五

疆仰見諸天除業不作改割微于三台補理謂之  
二梵開喜捨之路動展修之心肌骨無親海珠非  
寶伏以大聖惟靈示悟時若存而若亡善果于義  
無常是不增而不減入萬天子按樹枝以垂攀五  
百法王依化城而證道揮謝四流名言莫著妙演  
六法覺地難窺四相遂空五衍已駕住慈悲室披  
忍辱鎧五戒精持超雙樹而常樂三心寂滅歷累  
劫而無疵洪鐘屢叩感而遂通水鑑高懸聚而不  
爽不出于皦昧淵乎成萬物之宗無關於迎隨廣  
今洽群有之德化城引疲勞于玄軫朽宅警迷惑  
于黑業號尊三界功滿大千隨應衆生度脫無量  
諸佛祖昭靈四天王護法三願永持四誓不墜獅  
吼不聞衆教乃廢外道蟻集異端蜂起未養鷹俊  
誰能讚稱那得鵬耆終難誦嘆有能克扶鴻教永  
傍鹿門蘭若銀流祇林金布攝心作禮稽首揚仁  
雖未必惹燈普照法輪常轉亦可悔悟慳悒表章  
廣濟出三車于火宅啓五達于康衢耳中牟縣固  
住寺者列刹縣北立幡古墻年代綿邈不可考問  
墻垣頽落椽栳危塵翳珠眉煙昏金臂沉水香  
銷琉璃蓋散五十種光八十種好不有儀形烏能



昭揭苾芴滿存牛負深泥馬繞高塔誦經舌敝募  
化足趺檀越萬廷秀王紹統較世科等仰念莊嚴  
期鶴林與鹿苑捐金若干修葺葺大雄殿五楹檀越  
王紹緒王我衡等爰思藻蔚願涸地與積香捐金  
若干葺金剛殿三楹飾塗縵采窮青曠之妍奇刻  
削盤紆極人天之詭異枿櫨華似濯錦宇簷朗若  
懸珠聿弘舊物康濟解紐諸魔降伏正因昭升雪  
齒映雲幢而並炯龍步合鸞音而濟協玄津鳥旆  
上徹重天紺宇神幡下臨無地開慚愧門成真實  
相民表東土肉人北地傖鬼生年十歲便慕玉清  
逮後六齡欲叅金面喜孔愉之不婚志僧虔之辭  
婦獨寤寐歌式觀元化起甌向想不沮玄風日月  
居諸年歲倏忽徒假二十三難覲三十二邈矣梅  
檀海沮焉恒河沙大懼苦海崩流愛河淫浪革囊  
易敗本性易迷一刻不悔干劫不悟六道昏冥七  
情薰灼倘墮無明豈復未智是用仰螺髻以歸心  
望檀林而修謁嘉與善男子演暢真佛慧宇平等  
心修頭陀行大寶不傾接沉滯以現瑞明珠常繫  
用理性以回光惟願世尊覺一切種智宏三千世  
界如筏喻者如天覆焉使得此超彼岸虛徃實歸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同入法會其觀道場其辭曰赫赫如來踰城離欲  
人辭繼主馬淚舐足六年正果三界稱師應期撫  
世熒濟博施阿難淫室威神可護撚花微笑伽葉  
已悟給孤名園祇陀曰林弘垂正法大眾歸心摩  
騰入漢道安彌大智辯所及無遠不暨大上成凜  
大道時黷愛緣江河情重山岳三墨縱橫七儒汗  
漫道術分裂猶不克半各立門戶互相譏刺俗儒  
姝子誰知其意洪烈昭章不生不滅禪慧通明纖  
悉不缺比丘向善居士好施開茲鹿苑爰飾翬飛  
維此靈宇載葺載庀金剛擁衛菩薩戾止或優婆  
塞或優婆彛或比丘僧或比丘尼繞座三匝叉手  
來儀眷言前哲俯存欽思嗟予小子和合四大仰  
佛大力豈敢昧曖爰崇密化昔  
官渡橋碑記 爰夫  
緣以賴深趣樂土慈尊常在

弓聲集魚鱗爲雁齒清流壘勢創石鼈以木函况乎

天上牽牛夜向雕陵問替人間司馬時從蜀道題  
書填靈鵠之參差誰能托足駕長虹之偃蹇不可  
容車波滙通川浮輕舟于颺颺浪飛渤海借砥柱  
于龜鼈然而綺閣連雲豈取材于一木錦袍燦日  
寧結組寸絲窮一力于不貲空嗟莫辦聚十方



于無量屬有成勞茲者橋梁即古官渡水也望極浦兮雁鷺飛嘆積砂兮狐兔走玄甲已隨素日盡草野蕭蕭彩船猶向淡煙來雲天漠漠悽慘騰平丘之獵騎沈寥隱曲淑之漁人崩岸橫流行旅戒飄颻之患回舟演浪居人興沉沒之悲繫將鞭石于秦皇走嶙峋而驅汗漫豈徒爲楫于殷相突吹滌以偃高濤雖無隕宋之石藉神休于星宿亦有來周之慶啓靈號于子趨敝邑明府北海傅公擴仁度于納溝欲左提而右挈軫生靈而拯溺肆輟木與低枝德遡淳源動帝天于浣衣之石名通廣路化王孫以祗樹之林是以毛宰官墀田宰官首鳳等行不捨之檀玄津鼓柁姜居士有汜蔡居士大訓等唱亡機之旨綠水開池興國寺僧官宗副既惜逝川猶思彼岸不向毘邪自默惟期檀越群施是以高謝四流弘披入正三千世界曾未足以當微塵二分珠瓔尚堪持以奉寶塔皆能不貪不吝是造是經儼鼇足之承山像鵬毛之搏海芳名永振大德不刊工始于崇禎元年正月甲子訖于明年四月辛丑費金錢千二百緡詞曰爰古溟梁跨有雒津赤鬪朱雀造晉超秦維茲清水厥流混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三

泯北浚奧區厲揭病民襁襁爲勞懼其胥淪我侯爰止裁石鼎新凡我耆秀衆鄉縉紳秉侯之德以莫不新予來日成功與時臻口碑不傾聽之伊人敷演無窮永勒貞珉是歲秋八月戊辰立石劉

理順杞邑創修甃城碑記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爲衛大矣一國

之險在山川一邑之險在城池故城郭溝池以爲固記且以小康侈之杞在汴東爲門戶邑而城僅因壘于土加以歲久侵剝即惟其塗墍豈乎虞復隍將民衛之謂何粵稽正德嘉靖間常三中寇第以不攻幸全非實有所恃以無恐者令蒞于茲時亦持包篋之議無如費役繁重旋以黎民非常之懼掣矣夫輿侮者在無瑕捍患者貴先事積新厝火蚩衆之所紐綢戶未陰明哲之所圖今日何日以策杞之當篋與否此不待智者而後辨自寇擾秦晉披猖楚豫廬鳳間無寧歲豫屬衝地所在當講城守乙亥之王正賊遂窺杞之五關意輕我城爲進攻狀人情危之先是濬源申侯來署篆已料寇氛之必及爲區畫城守者殆十之八九杞德侯甚比改令杞而寇果至侯既夙備應以暇整爲分



布守禦諸具甚設身冒矢石察乘俾者踈密約緝  
之晝夜凡七匝不知甲之脫于指也又懸金募敢  
死士縋擊賊多所斬獲賊悉銳逼北門勢甚厲侯  
督武士袁文明輩多方力却之賊始去當是時以  
卑薄之士壘俾高陽氏故墟不薦食于蛇豕吻者  
實拜侯之賜猶未也寇僅得退耳一日未殲能必  
終不復至往民狎于安則難與慮危今民惕于危  
則可與計安蓋思所以堅吾壘乎于是爲言大宗  
伯孟公公曰侯爲杞遠謀杞安敢不自爲謀又安  
敢不以侯之謀杞者明詔于杞之人遂合紳士父  
老而倡言曰茲役也憑城者什之一憑衆心者什  
之九什九之堅難爲嘗什一之瑕所可畏夫攻瑕  
則堅者亦瑕委土寧堪以長保夫人之善居財者  
在用財以自衛衛之莫若固吾圍今且無論急縣  
官還顧而各急其身家于是曙甃城之爲謀遠皆  
願爲侯命是聽而後乃議輸視隣封已成事里甲  
均輸父老食稱便議遂定因料五城中除諸王孫  
軍屯不與及境外之鄉紳聽餘悉索爲三等厥田  
千畝以上上之畝捐八甃役銀五厘百畝至千畝  
次之減甃八之二減銀五之一自十畝至百畝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六

次之畝止捐甃四免助役十畝以下全免輸紳士  
各以里宅之近厥門者門焉受若事輸若直而鄉  
戶稟侯諭亦各以三等輸如城事聞所司咸可其  
議趨觀成而後乃鳩工庶民子來百堵皆興城周  
遭一千四百丈有奇惟前此麗水得環王公所甃  
東門甃城九十丈第加葺焉餘皆新甃計每門城  
工二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門有樓俱鼎新之其  
屬侯捐俸斥醵以首新之者爲東門樓及修築東  
南半壁而各門甃醵之協助有差四隅有櫓新之  
者半其舊多而今約者堞三千六百有奇蓋減舊  
之半其舊無而今創者量增堡屋數處及小西門  
甃城甃城斯減而後乃有事于濠濠浚自萊陽宋  
公九清侯復因勢浚重塹而益倍其險經始于三  
月甲旬至季夏而全畢高墉言言深池淵淵矣明  
年正月寇復至偵杞城新有備第掠隣境去先儒  
有言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杞之人  
昔稱善憂惟是甃城之役二百年來議存乎築舍  
見狎乎處堂因循而若有待者旨哉宗伯之言四  
因也人情非憤弗策非懼弗迫非一弗齊非時弗  
宜大抵然矣雖然非天贊賢侯卽有可因之機誰



克肩其鉅圖其難者牛僧孺之營鄂也歲省民修築表茅之賦高駢新成都之堞保障一時蓋皆易上以甃若种世衡城青澗以控瀏澧城雒水以屬羗更得禦侮捍患之道矣侯之大有造于杞也政洽化醇清風愷德四民業傳舞之惟茲後也舉有土之缺遺垂無疆之熙備其偉業寧讓諸賢方美于襄而頌伊濯矣城成而宗伯公爲之記公實身親之其事悉其言核而又屬予以石言夫亦即公所記質言之已矣於都哉我侯之澤惟金湯是奠求俾我后人靡有斃侯名嘉胤直隸之末年人崇禎辛未名進士諸紳士之

### 重修郟城儒學碑記

閔

會而常新者天子之道在天閱運會而更新者夫子之道在人天心之常昭即人心之不已此何心默而成之心也此何人神而明之人也惟其神而明之則無在不可以見道亦無在不可以見夫子於是乎觸之草茅誦讀在觸之民社展措在觸之衣冠禮樂宮室俎豆而無不在矧其神遊數仞之內夢想美富之容景仰乎太山梁木之崑峩其有廢而不舉敝而不新者乎明乎此而郟再修之學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五

一宮可紀也李公再新學宮之心更可紀也何也道所在也夫郟之學宮重建於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三年至天順朝而始大其基道未墜地代有補葺自神皇帝戊子以後飄搖蕩析新者日就故矣何以不新待其人也於今上御極之甲戌公以名進士來守是邑謁拜之餘顧瞻興嘆修廢之責已心任之矣時寇氛孔棘民之寄命水火者方望公以解倒懸朝夕詰戎未遑文事越二年而寇乃克平民之病者蘇什者起公計其力可以及也而公費葺無所出謀權宜者僉謂可以議捐助公慨然曰吾有薄俸在何煩他人遂出其所僅有者卜吉鳩工先正殿次兩廡又次戟門櫺星門而明倫堂時習日新二齋以及墻垣皆髹綵丹堊煥然奪目而一錢不以煩公積一力不以妨農時舉數十年人所憚而不敢爲之任一朝從容捐顧而成之公之功豈小補哉公之天資勁直才諳明達宰郟未及期而諸所興革如振文教修城池嚴武備練丁壯檢約帥屬肅清吏役禁絕火耗清理倉庫優恤驛遞種種善政悉用自新之道與郟之人更化而善治焉則整飭學宮固其新政之一端也然公之



心不止新一學宮而已也以為學之興峙新矣而士不新其德業可乎青青衿佩斯夕斯入斯門也履斯廟也當必憬然悟勃然興知舊者之當革而新者之是圖一往奔詣由經明行修之旨而型其志古樂正之規理寧澤無夸珪璧其音者蕙蘅其品神寧藏無兢淵岳其蘊者冰雪其心才寧瞻無詭鸞龍其采者鍾鼎其猷體寧卓無靡雲漢其英者風雷其政以之而名世新德也以之而用世新業也庶不負聖天子作新人材之至意而可同符於聖道常新矣此固公之深心於新學宮而寄之者也公諱振聲字華侯恪重修歸德府學明倫

### 堂碑記

崇禎元年今天子神聖御極首誅逆闖臣魏忠賢等一時日月朗乾坤更新遂大計

### 河南通志

藝文

### 卷之第四十七

罕

定則教行故往者逆祠遍天下而爾郡守禮抗不從也乃者學堂告頽育才無地余恐彛倫之不明教化之不興終為守土者羞其議所以修之於是鳩工庀材出俸金若干及前丹陽湯公道衡捐貲贖錢若干佐之重薨翼日畫棟承雲人工稱輪奐之美庶士興威儀之嘆修既成薛公屬余記其事余嘆曰卓哉薛公之修茲堂乎先三之治比閭族黨莫不有學皆所以明人倫教綱常也人倫既明綱常無斁故其成也道德同宗本末相應上有淳厚之求而下無越軼之行未始有戾焉往者逆璫擅政濁亂天常于是有五拜以為容九千以為頌者而君臣之倫廢於是有所稱男以獻媚作孫以取悅者而父子之倫乖於是有所以臣妾為塞修議驚駭於丹穴者而夫婦之倫傷於是有所結逆孽為棠棣依與援如鵠鵠者而兄弟之倫薄於是有所見利而援臂肝胆如平生遇害而下井石相排擠者而朋友之倫壞此其人皆素稱俊士自鄉而貢之王家者豈其不明于道耶上之人無所以提醒其心而勢利相搏憂患相乘故綱常之念頓輕漸漸漸滅以幾於盡耳夫天慨然于此而重修此堂以明



人倫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豈獨士無越思雖  
比屋可封也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守睢陽爲  
江淮保障迄使郭李諸將得一意北方以成至德  
之功抑寧師武臣力足相抗哉無亦惟是君臣大  
義固結者素故數萬人雖死不渝耳然  
則此堂之修雖與此倫並不朽可也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七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七

聖